

我在这炎热的、而情二生活动，竟又翻开了我喜爱的《水浒传》。看来，酷暑的，也就过那么几天的时间吧！东西。象它（作几个瞬间）赶路来，时暑暑雨落。暑热四。暑热近知人热名，也喜过那么一。它们纷纷来记留在仁。被过天气也较了。随与你们1888年而。

空隙
赵松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空隙

赵松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隙/赵松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(黑蓝文丛)

ISBN 978-7-208-06948-0

I. 空… II. 赵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8696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
策划编辑 王 蕾

责任编辑 陈 蕾

特约编辑 童 末



世纪文景

空隙 (黑蓝文丛 第一辑)

赵松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

印 张 15.25

插 页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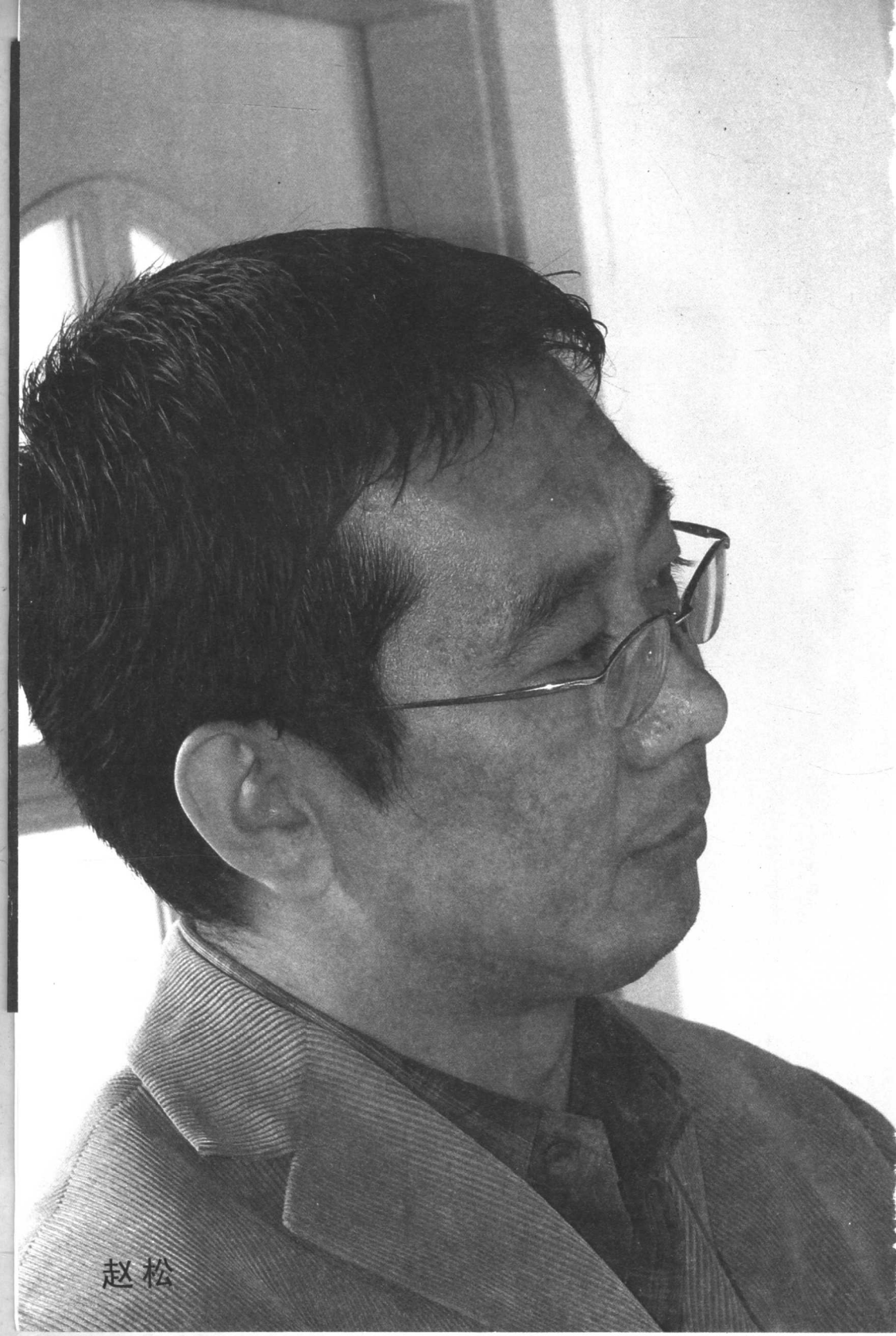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25,000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6948-0/I · 405

定 价 24.00 元

A black and white profile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, looking to the right. He is wearing a light-colored, vertically striped shirt under a dark jacket.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, light-colored wall with a subtle shadow of a door frame on the left.

赵松

黑蓝：宇宙的颜色

“黑蓝文丛”是黑蓝文学网集中展示优秀作者、作品的一个丛书系列。

黑蓝文学网创办于2002年，其前身是1996年的纸刊《黑蓝》；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创作兼工作的团体，“黑蓝”这个名字诞生于1991年底。十五年来，“黑蓝”的主创人员在文学的成长中陪伴、支撑、界定着“黑蓝”的成长，也正因为此，“黑蓝”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本身如影随形，它自身的运行就像创作一般纯粹、独立、冷静、客观，具备着一种宽广的个性。“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努力”这一评价，虽然不能作为一个值得炫耀的目标，但确实经常成为读者们对“黑蓝”的认可。

“黑蓝文丛”的努力甚至早于黑蓝文学网的创办。不过现在似乎应该庆幸早先一次次计划的流产，才使“黑蓝文丛”如今以更为纯粹的面貌呈现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失败自有其道理。不过贯穿历次计划的基本性质始终没变：“黑蓝文丛”以中、短篇小说集为主，在品质相符的情况下也会推出长篇小说系列。这些作家有的相当年轻，有的相当“年老”，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：只有“黑蓝”，才会重视，并“如此”重视他们。而具备独特艺术魅力的中、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，十数年来在中国却一直处于低谷，“没有市场”是其最为充分的理由。市场对出版的导向无可厚非，然而另一规律也显而易见：有些事，无论市场如何，都必须去做；它们的价值衡量标

准与短期的市场走向并无对应的必要。“黑蓝”正是将这一认识作为一向坚持的信念，并矢志不移，如今终于如愿以偿——然而，比起这项事业所需的总量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微小的开始，尽管为了这个开始，很多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

我们不能说，中国文学的一切观念、认识、创作、批评和运作都还处于尚未发育的阶段，从而以贬低整体的方式抬高我们自己的劳动和努力。我们深知，并非仅仅具备所谓的“责任心”就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。足够的认识和理解、公正客观的交流、专业的运作、准确而热心的支持，都是每个“当代”所稀缺的力量；而纠缠于那些表面看上去有针对性的争论或所谓的批评，更是一种集体浪费和虚幻的自我满足。最具批评力量的，正是行动本身。这就要求我们整体上必须长期埋头作业，以行动本身来显示我们的观念、取向以及批评，正如作者们只能以他们的作品来体现他们的批评一样。

与做秀、利用、反抗、拒绝和争论相比，“黑蓝”集中关注的是一个安静的群体。与因时代而产生的那些所谓“失望”、“另类”，或者太过用力的“坚持”、“固守”相比，他们选择的只是遵循着写作所要求的本分走自己的路而已。正是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本身，凸显了“写作的本分”的重要性——事实上，它根固于我们体内，与我们的身体一起近乎本能地提醒我们必要的自我约束，提醒我们干净地保留我们脚下的轨道，提醒我们对“一仆二主”企图的抵制。它固执地使“属于文学”的这种宿命存活于这个世界上。看起来我们提前给自己规定了边界，这边界正是为了获得创造所需的真正忘我的自由。在目不旁顾的注视之下，所谓的“个人风格”、“独立品质”、“奇妙的陌生”以及“道路的邈远”方才成为可能。

也正是这类作者（虽然不多，但仍旧不断涌现）自身的力量和魅力，使“黑蓝”有信心尝试下去，营造与这个纯粹的写作群体相配的环境和氛围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，成为时代的一块黑且硬的石头。我们并不能保证什么，我们甚至不能表达所谓的“目标”，但是正如“黑蓝”这个被喻为“宇宙的颜色”的命名一样，有些梦想就像悬在天空的水之于干渴的人，值得永久而静谧地追求，使之尘埃一般成为现实。

陈 卫

2007年1月6日

1	失踪的人
27	狗
39	破碎或朦胧
65	我找马丽
75	简单坠落
87	约会的苍蝇
99	虚构的生活
151	吸烟者
161	属于糖的年代
187	吕底亚日志
217	空隙

失 踪 的 人

雪，灰色的，静静地坠落。除此之外，整个世界都凝固不动，非常完整。

这有点像某种从天顶脱落的物质碎片，不断地穿越看上去十分有限的空间，无法阻止，不能避免。

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没有足够的亮光照射到这里。这就是你所说的时间。太抽象了。金属的表面，冰冷的脚尖，比心律略快些的移动。

实际上无话可说。不抱什么幻想。你在哪里呢？仍然是同样的询问在重复着，人人都想确定对方的方位，如果不这样的话似乎一切都无从说起，这么看来空间感的确永远是第一位的了？这是一种疑问。如果这种感觉是确实的，那么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然而询问几乎每时每刻在浮现。只是某个瞬间里，你忽然开始注意到语气中的节奏，声音的质感，事实上节奏基本相同……天气很坏，寒冷之前的潮湿状态，到处是混乱的建筑，可是声音线路仍旧保持了清晰，没有受到多少影响。那种声音像探测地雷的针，带着寒气从远处伸来，刹那间就触到了隐藏在衣服里的皮肤，还有裸露的未裸

露的那些神经末梢。不需要回答。但这个询问可能是麻烦最少的，把号码重复看了看，一共是八个数字，简单组合在一处。单纯的家伙。“你在哪儿呢？”不知道。“喝多了？”没有。“我找你三天了……”怎么了？“我那只狗，丢了……”就是他天天领着散步的那一只。总是一副天真模样的白色长毛狗。“前天下午在中介所那看征婚启事时丢的……”刚才，我看见西街口那儿有人勒狗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的那只，大小都有，去看看吧。我要去找人。“我想让你陪我去喝酒……”去找那只狗吧。

“他们不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案子。”所长说，“最好是在两天内找着那个人，稳稳当当地送回家去，然后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会有人领你情的。”

这是必然的，他清楚，他们总能想出合适的办法，把发生过的事转换成“什么都没发生”。

“你跟别人不一样，”所长说，“这事交给你办，主要还是……”

所长最近几天心情好，眼睛里有温和的光泽，把过去那种怀疑的混浊冷光都掩盖了。那女人给他买的那件灰呢子大衣。她跟他谈起自己的父亲。

这两天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下雪，静悄悄的，什么时候下的，什么时候停的，也只有天知道。

早晨，他去派出所，从所长手里取回两页可有可无的资料，还有那辆新近借来的深蓝色吉普车。所长在那张宽大的板台后面，对他说，“……不是什么难事儿，我看有那么两天足够了。明天晚上，我请你吃饭，跟这事没关系，我领你去西区见见新鲜事物，怎么样？”所长低头翻了翻一本用报纸包着封皮的书。四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柜子，透明的和不透明的，这样的柜子楼下一间备用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些。马戈点点头，看了看桌面上的那几张新冲洗出来的照片，都是那个女人的，看上去倒是真挺单纯的。多少有点不可思议。三十多岁的女人会有这种感觉。

“你用过那种药么？”所长指着报纸上的广告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点夸张了，听说别人试过没有？”

马戈摇摇头。“你的房子找到了？”他问所长。“我手头有现成的，要不要？”

“不用，后天就解决了。”

“她挺单纯。”

“我这种年龄的人，不喜欢复杂，不像你们年轻人，喜欢变……”

走廊里是空的，右侧尽头处歪坐了一个接受醒酒的醉汉。黑乎乎的手被手扣子扣在暖气管子上。“我知道……”他含糊自语。慢慢摇着头，身子向下滑去，像只正在放空的充气气囊。

这是第三天。失踪之前，那个人没有什么反常的迹象，没带走家里的现金和存折，没留任何文字，没有婚外情。据说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比较内向，不喜言谈，不善交往，有些懒散，还有点自以为是。除了看杂七杂八的书以外，这人没有什么别的嗜好。他收集了不少旧书，最晚也是八十年代的。这就是那两页资料提供的东西。此外还有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。对于这件事，这个人，以及这人背后的那些人，马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多少兴趣。所长那番带有启发性的指示其实在他看来有些无聊，不过还可以理解，心情太好的人总能突然冒出幼稚的想法。

他现在想的是睡觉。这两天他一直没有充分休息，没完没了的手机电话声时不时地在他的怀里发出，像一种奇怪的鸟忽然间大量地繁殖起来，到处都是它们的窝，把他带到一个又一个乱哄哄的聚会场所，喝酒，说话，加深感情，解决一些难办的事。

他的女友已经一个礼拜没找他了，没来电话，也不开手机。那天的事真让人没办法，她就是这个样子。她注视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想到让他抱她。他说不行。她就走了。

吉普车行驶在狭窄的马路上，起风了，雪花不多，胡乱地落着，两侧分开的是低矮灰暗的街树，少有行人。他一时没想起今天是星期几。

今天与众不同。早晨的暗光出现在手表的玻璃表面上的时候，我就在看着表针是怎么运动的，金属的表盘逐渐清晰，表针的侧影也非常清晰，运动的秒针优雅地走着，单纯极了。我觉得它美，因为

时间与我已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在时间的外面。我其实就是那运动的秒针。我以前有过这么轻盈么？没有。现在我坐在窗子旁边，天真，平和，像诚实的小学生，从一部地摊上买来的旧书里抄古诗，舒服极了。书里说：江南。我没去过江南，只在电视里见过那里的景色，和想像中的不同，人多，看不出有什么好处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北方也有莲池，池子很小，拥挤不堪的叶子下面黏稠的池水散发着腐烂的气味，夏天，有时会有肥的鲤鱼缓慢地探出头，吐着气，缓慢呼吸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南方应该是这样的。这里不能。我只能散步，不会游泳。我散步，在草地上，从这一边到那一边……过两天，我就走了，无牵无挂。这一回我不犹豫。把该做的做完，不留尾巴，干干净净地把自己抹掉，跟用橡皮擦掉铅笔道儿那样简单，没多少区别。你能猜出我在想的是个什么地方么？不，你不可能猜着，我想的地方你去不了，你也不可能想去。我现在要说的是结束了，结束就是结束，结束所谓的生活，开始另外的东西，不知道的，无边无际的。我的勇气是我刚刚发现的，这使我感到充实，有了很多信心，力量，甚至有点儿感动……外面雪还没停，颜色比早晨时白，怎么看都很白，到处都是白的，取代了那种灰色调。天上的灰尘没了，现在落下来的就是雪了，越来越纯。还没到中午，不用看表，从空中的亮度就能看得出来，你现在应是在门厅的地板上拼接花园掩映下的宫殿，我的女儿，我能给你的就这些了，我很惭愧，那些没意思的故事不能再编下去了……什么时候开始找我呢，这我不清楚，别找我，我不是在做游戏，不是在试验你们的感觉，不是要刺激你们，别登什么启事，别另找渠道，我知道你们有办法，找到一种隐秘的方式，不动声色，不留痕迹。是，我承认我管不到你们。好吧，现在就开始。时间有限。楼下有人在勒狗，声音嘈杂。那个人拿着木棒转来转去，不知如何下手……昨天，她问起我的生活，我说：没有。

马戈有三处房子。那个成语故事启发了他：狡猾的兔子有三个窝才会高枕无忧。东西南各一处，构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，不过仍然可以认为是稳定的结构。他现在下车，走进了南面那处房子，这

里的设施最为完备。三居室分别在东南两个方向对着宽敞的门厅。他喜欢这样的房子，当然他同样也喜欢另外那两处房子。对于这个条件完备的“家”，他母亲认为再有一个女人留下来就完整了。他似笑非笑地说，“没错，是这样。”其实不是这样，他知道。让生活保持一种流动和随意才能有意外的乐趣。和三天前离开时一样，屋子里保持着杂乱无章。一位朋友送来的几箱精装典藏书堆在窗根下，上面扔着他换下的内衣和一只打火机。那些她收罗来的盗版萨克斯CD层层叠叠地摞在电视柜旁边，足有五六摞之多。老外的这种玩意儿是最让人恶心的，他对她说过这样的话。她并不在乎他说什么，说这东西能让她产生幻想。

她还没有消气。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么？没有。她想知道他的全部故事。他说：“我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”她失望了。你是不想说。

他发现自己一如既往地喜欢这个固执任性的姑娘。没有别的问题，只是她想让他抱她，而他当时不想和任何人拥抱，就这么简单。

马戈放下电话，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看了看手表。他发现自己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。外面下着雪，灰暗的斑点。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所长在电话里说，“我还以为你又躲到你的西宫去了（笑）。路上滑么？注意点。没事儿……我忽然有种感觉，那家伙就在我们附近……你在听我说么？”

“听着呢。明天早上我给你回话。”

“算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吧，要不你找不到我……别忘了明天晚上。”

电话铃响起之前，马戈正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梦里：起伏单调的雨声，早晨窗户里涨满阳光，他发觉其实没下雨，是有人在楼上阳台上朝外面撒尿。有人在发笑。也可能他误将笑声当作雨声了。他在笑声中醒来。隔壁有人在打麻将，是一个男人在发笑，心满意足的笑声有极强的穿透力。

他知道所长在哪里，当然是在那个女人的身边，去看房子，试新衣服，面带笑容地听她讲那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是如何地懂得事理，让他看看她正在为他织的毛衣，而他则因为心情太好了隔几分

钟就要上趟厕所小便，然后抽空故作深沉地打来这个电话，展示一下领导者的姿态。

那人是个生手。他不知该怎么对付那只脖子被勒住的狗，可能是因为那只狗过于强壮了，性情太过暴烈，让他感到恐惧。那两只小一些的狗已经被剥了皮，挂在黑乎乎的树干上。他们剥狗皮的手法非常熟练……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平静。没有任何担忧和不安。不抄那部旧书也没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带着它到外面去，向北走。不会喝酒是我的憾事，也不会唱歌，非常遗憾。昨天夜里我发现月牙越来越小了，光泽也淡薄了许多，月牙像即将蒸发尽的早晨的露水。时间消失了。我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走了多长时间我不清楚，没戴手表，我是有意这样的，是为了更加自由，也真是不需要了，我的时间已不存在了。河面结了厚厚的冰。横跨河面的那座铁桥有两百多步长，显得有些多余。不过说实话我喜欢它。在桥的中央，我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西边落日已没入冰冻的云层，此前激起的深红云气也已凝结为类似于陶瓷上的彩釉一般的物质。黑乎乎的铁桥栏杆十分简陋粗劣，这没关系。厚厚的雪层覆盖了冰封的河面。没风。我把手伸到空中，证实了这一点，的确没有。我听自己的呼吸。雪的表层是坚硬的。我的呼吸非常清晰，平缓，不再恐慌了，还能清楚地听见心脏的跳动。低平的河堤上，那些倾斜的矮树只是一簇簇深灰色的铅笔线条。其实应该学会素描，学学水墨山水也可以。乌鸦成群飞过河的上空，跟过去一样，真是让人感动。世界在这里，从我这儿向四面伸展到虚无的地方，我敢说我就是世界，以前我那么怕它，担心它忽然毁了我，现在才知道只有我能毁了它，因为它就是我。我几乎冲动地想脱掉所有的衣服，赤裸着自己，到河面上的雪里躺下留个洁净清楚的印迹，那应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还是算了。

马路上，新鲜的雪覆盖了黑硬的冰雪泥土。车辆缓行。稀落的行人低头走路。照片上的失踪者敏感、内向。有些僵硬的面部和优柔的眼光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。此人没有不良嗜好，就目前的情况看，没什么事可能使他因不满现状而绝望。线索很少，空白过多。

吉普车停在积雪很多的人行道上。他拨通失踪者家的电话。先是个小女孩，接着，是个三十多岁女人的声音。在说明自己的身份并提出去她家中谈谈之后，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只是声音冷淡。

孤立在一群低矮老楼之外的这座新楼后面，是动迁后留下的空地。以前这里堆满了垃圾和废弃之物，现在是雪地。开门的女主人肤色白净，目光冷清，似曾相识。她是内科大夫。室内暖气充足，宽敞的门厅里花纹漂亮的木地板上，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抬头看着他。她正用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小厚塑料片耐心地拼接一种有图案的壁挂，已拼出的图案是一座花树衬托下的深红的宫殿。小女孩目光幽然。这令他想起失踪者的眼神。他被女主人让到南屋，在深蓝色布面沙发那里坐下。她端来泡好茶的白瓷盖碗，放到马戈面前的玻璃茶几上。

“我想知道，最近，他有什么反常的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她眼光闪了闪，看着手中的盖碗。“上班，下班，吃饭，睡觉，领女儿玩儿，都正常。”

“有没有不愉快的……”马戈注意到，她的嘴唇饱满，肉感，表情略微有些僵硬，但皮肤保养得非常好，一双手更是白皙柔润。他忽然觉得她的表情是一种假象，实际上的她与她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身体呢？”

“胃口差一些，有轻微鼻炎。基本是神经性的，不是器质性的。再说最近他也没提起哪不舒服。”

“与人交往方面呢？”

“这方面，没什么问题。他不喜欢交际。但跟朋友交往都正常。他就这样。”

“你们的感情一定不错吧？”他很随意地注视着她的表情。

“还可以。”她的眼睛里隐藏的并不都是冰冷的东西。

“他平时有什么爱好？”

“看电视。看小说。领女儿玩儿。”

“我们希望找到线索。希望他能尽快回来，不希望真成了案子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有没有其他原因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她显然不喜欢这种问题。马戈看了看她，她没有回避他的目光。

“我看他很快就能回来。”马戈喝了口茶。

“他不是孩子了，回不来，不能怪你们。”

马戈没兴趣再多问什么了，就起身告辞。“这两天，我可能还要打电话来，希望别介意。”

“可以。”她点点头。

在客厅里，小女孩侧着头看他，忽然问道：“叔叔，你认识我爸爸？”他点了点头。她说：“你看见他了？你要是看见他，就说，我的图快要拼好了，等他回来挂起来。”女人说这东西是他买的，一个礼拜之前买的，女儿一直把这东西铺在这里，不让拿开，要等他回来挂起来。小女孩注视着马戈，“拿开我就叫。”

我的时间从你的手指尖开始。从最修长的中指的尖端向两侧延伸，然后再次汇合。你的手指好像是一种植物，直到夏天时才变得丰润完美，无法形容。我有数不尽的想像物来对称你的手指，它们丝毫不比森林中的植物少。我的生命的起点就在那里。我注视它们，清楚地体会到时间的无限。这是没有对你说起过的。这是全部意义。你为什么不接着问？你什么都不说，那我还有什么意义？……省城里人多如蚁。街道交叉比人的神经还要密集，倒是藏身的好地方。我有二十五年没坐火车去省城了，想起来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才十五岁，因想到有半个多月的自由时光而感到幸福。现在我也感到有点儿幸福，在这趟空空的车厢里，看着外面不远处积雪的山脉和一些冷冷小小的房子，我预感到我会顺利地做好这件事，买到那两套书，回来送给一位朋友和一个孩子。我相信自己的行踪非常隐秘，这条路线上不可能有熟悉我的人。在靠近门口的座位上，有一个肤如凝脂的姑娘，她侧着脸望着窗外流动的景物，安静地听对面那个老女人说话，朝鲜语，飘来飘去的，隐含在火车震动声的里面。火车车厢是个与时间没什么关系的空间，在这里想像力自由自在地四处飘游……朋友为我理发时，说我的发质不如以前了，想给我染一下，我说过几天吧。我说你把那些残破不全的古龙小说扔了吧，我送你套新的正版的，他说等你发财再说吧，我